

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 关于小说《藤校逐梦》的一种读法

Reflections on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Review on the novel: *The Ivy League Dream*

吴聪慧*
(WU Conghui)

摘要

美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根据其多年来对移民家庭子女教育的洞察、体悟与反思创作了长篇小说《藤校逐梦》。作者通过叙述中国与美国三个不同的华人家庭孩子“留学、读名校”的故事，深切地表达了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隐忧。无论是留学潮中的“盲目奔藤”，还是因急功近利而“削足适履”，无不体现了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迷惘与焦虑。针对家庭教育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作者虽未一语道破，但每一个鲜活的故事都是对传统家庭教育观念掷地有声的拷问，意在启迪更多的中国家长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生命的价值，重新探索家庭教育的深层智慧。

关键词：中国式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观念、教育目的

Abstract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Huang Zongzhi and Zhu Xuemei, have written a popular novel entitled *The Ivy League Dream*, which depict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hree Chinese young men in America.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novel is attributed to the writers' years of effort in observi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amily education. Based on their observation, they began to understand and reflect on the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al mode. The Chinese parents are so anxious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o the extent of not knowing what is really good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blindly follow the trend in overseas and drive their children to fulfill the Ivy League dream. Such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Chinese parents feel extremely confused about family education, inducing great concern for the writers. Although the writers do not point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y critically question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family education by telling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 immigrants' families. In so doing, the writers intend to awaken the Chinese parents to reconside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the value of life as well as to rediscover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family education.

* 吴聪慧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电邮地址：552491386@qq.com

Keywords: Chinese-style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 of family education; purpose of education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不少中国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出国门,而美国“藤校”作为享誉全球的顶尖学府,自然也就成了中国家长为孩子首选的教育“圣地”,在中国家长的心目中,入读“藤校”就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和成功的人生。美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的长篇小说《藤校逐梦》就是在此背景下创作而成的。作者通过描述三个华人移民家庭孩子在美留学的“爬藤”故事,将叙事视点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两代人之间的教育理想冲突及由此引发的代际冲突。“至要莫若教子”,在家庭教育愈来愈引起人们重视的今天,小说《藤校逐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或许能为处于迷惘中的中国家长觅得一副正确的教子良方。

二、功利思想泛化,“读书只为稻粱谋”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将读书视为实现阶层跨越和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很多家长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读书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功利思想,将“成功”简单地定义为“读名校”“就高职”及“拿高薪”,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过体面的生活。“教育一旦与金钱、职业、地位、权势等建立起稳固的、强有力的连接,人们便无不对之求之若渴”(郝德永2006: 26)。《藤校逐梦》中的主要人物“辛洁”,为了给儿女谋得一个锦绣前程,她毅然决然将年幼的儿子“史蒂文”带出国门,并一心教导他以“藤校”作为奋斗目标,在她心里,若能入读像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就意味着拿到了叩开幸福之门的“金钥匙”。所以,当“史蒂文”未能如她所愿进入名校学习时,辛洁心里的酸涩可想而知,如她所言,“这是她家一代人的牺牲两代人的努力都没有实现的梦想”。

(黄宗之、朱雪梅2018: 41)儿子的失败使得她对女儿“琳达”的教育更加用心,更加严苛。她不断拔高对女儿的学业要求,无视她的兴趣爱好,干预她的人生选择。“辛洁”所做的一切都源于她自身的经历和对教育的认知,她认为“她和丈夫之所以能摆脱贫困,从穷山沟的田埂走到大学讲台”(黄宗之、朱雪梅2018: 11),靠的就是教育。教育能彻底改变人的命运是“辛洁”对人生最深刻的总结,她深信只有接受最好的教育才能让人生赢在起跑线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本无错,但是像“辛洁”一类家长过于倚重功利教育的工具性思维,以教育为手段来实现对一己之私的谋求,忽视了教育本身的目的和它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和人文价值就有待思虑了。教育是一项塑造灵魂的长期工程,它不只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不能被视为职场的“敲门砖”和人生的“点金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人的心灵得以净化,需要教育者用心慢慢浸润,让受教育的每一个灵魂都能向“真”、“善”、“美”靠近。教育一旦带上了实用功

利的色彩，自然也就背离了其初心，忽视了思想的教化、品德的培养、人格的塑造便不能称之为教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苏珊”就是功利化教育的牺牲品。在他人看来，“苏珊”是典型的，社会精英和成功人士，她一身“名牌”，北大读的本科，清华读的硕士，哈佛读的博士，斯坦福做过博士后，学的是炙手可热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又在银行谋得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一路走来，春风得意，煞羡旁人。但是，她为人清高孤傲、自私冷漠、敏感脆弱、缺乏健全的人格，一场爱情游戏最终让她魂断异乡。酿成“苏珊”人生悲剧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其父母。“苏珊”从小在其父母的溺爱和呵护下长大的，父母只重视她的学业成绩，只负责满足她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而忽视了对她精神层面的关怀，她内心的孤独与压抑长期以来无法表达与宣泄，致使她心理脆弱，人格扭曲。“有教无育”“有文无化”这是教育最致命的错误，在中国，有很多家长如“辛洁”以及“苏珊”的父母一样，只关注教育当下的利益和功用，只顾及教育当下的投入与产出，事事强调“实用”“现实”，诱导孩子一味追名逐利，成长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人不能不为之担忧。愿“苏珊”血的教训能够唤醒更多的中国家长，重新思考教育的真意，回到正确的教育轨道上来，还子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人生。

三、家长制遗风尚存，“画地为牢”以为“爱”

“百善孝为先”，历经几千年的中国“孝道”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代代相传。“孝”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弟子规》中记载：“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李毓秀著，李颜兴林编译2015：1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最重要表现就是遵从父母的意志，实现父母的心愿。“孝道”文化使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家长本位”色彩，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家长作为一家之主，是家庭的核心，理所应当享有绝对权威，而子女必须对家长的意志言听计从，否则便是不孝，是对家庭伦理道德的示威与挑战。几千年过去了，封建社会虽已不复存在，但是家长制的许多遗毒尚未肃清，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它强势地存在于一个无形的世界里，存在于几乎所有华人的地方，存在于华人孩子的父母的血脉中。”（黄宗之、朱雪梅2018：119）

在小说《藤校逐梦》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生动的、个性鲜明的“中国式家长”形象。他们表面上看都是为子女操碎了心，但实际上却是以“家长的权威”操控着下一代命运，让孩子变成实现自我抱负与价值的工具。小说中“惠萍”的儿子“文森”，是一个善良、纯真、阳光的男孩，在其最需要父母陪伴与关爱的年龄，背井离乡，带着父母的殷殷嘱托，独自一人远渡重洋来到陌生的国度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光耀门楣的沉重责任让他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父母为他设计的“逐梦”路上小心翼翼地艰难前行。尽管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名校，但是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让他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文森”多次试图和父母商议改变求学计划，未来转行做生物医学研究，但是父亲态度坚决，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容他作任何解释与争辩。他责备儿子没有担当，一家人为了他的未来几乎已倾其所有，倘若中途放弃从

医梦想，意味着所有的付出都将付之东流。从“潘晨”对“文森”的训诫中可以感知他的教子模式基本上是控制式、强迫式的，父子俩人无法平等对话。他自私、独断、专行，丝毫不体恤儿子心里的压抑、焦虑与困惑，比起儿子的健康与快乐，家族的荣耀、面子显得更为重要。面对父亲的强势，“文森”无法辩驳，无法抗争，他为自己的命运叫屈，渴望有人理解；他竭力呐喊，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别无选择，只能削足适履，俯首前行，可学习上又力不从心，故只好选择酗酒、吸毒来寻求精神解脱，被学校开除后，他精神萎靡，甚至企图自杀，幸得命运垂怜，他活了下来，在师友鼓励下又重新振作精神，最终梦圆生物学园地。

虽然悲剧没有上演，但是“文森”的故事令人心生悲悯，从他被要求赴美留学，被要求攻读名校到被要求选择学医，在这一系列的人生抉择中，他至始至终都没有个人自由的意志和选择的权利。父母强行为他的未来架桥铺路，在父母强有力的“藤校指挥棒”下，他只能一次次妥协。自己的人生，唱主角的却是父母，小说讽刺性的叙述如一记重锤打在了我们的心里，在疼痛之余不禁反思：藤校逐“梦”到底是在逐谁的“梦”，家长的梦还是孩子的梦？父母是在成就孩子的梦想还是在扼杀他们的梦想？在中国，有很多孩子都在经历和“文森”相似的成长痛点，为摆脱父母思想的钳制，他们苦苦挣扎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从出生起就注定要活在父辈的梦想里，因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孩子不仅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他们梦想的延续。父母将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夙愿强加给孩子，期望由孩子接力去完成，过他们想要过的人生。一旦与孩子发生代际冲突，就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站在情感的制高点奴役他们的思想。父母看似爱孩子，但是这种有条件的爱，不但戕害孩子的心灵，还日益吞噬他们的生命活力。天性顺从的孩子，只得按下心中的不快，失去了心灵自由的他们，因为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而逐渐变得抑郁、怯懦、自卑，最终迷失了自我。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文森”一样，因为长期的隐忍与压抑，他从一个开朗、乐观的少年渐渐变成了一个内向、自卑、不受同学和老师欢迎的人。

而有些个性强的孩子则会极力反抗，从而变得叛逆甚至与家庭决裂。小说中“琳达”就是这样一个女孩。“琳达”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的是完全西式的教育。她天资聪颖、乐观开朗、独立自信、有抱负有追求，从小立志当演员，无论高中课业多么繁忙，她都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参与电影表演的机会，母亲越是着急逼压她，她反抗得越激烈，索性摆出一副厌学的态度。后来，在选择大学时，母女俩又起争执。她坚持要读公立大学的电影学院，而母亲则强行安排她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管理。母命难违，无奈她只能违心地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但是心中对电影艺术的执着与热爱却从未减弱。大学毕业后，母亲希望她能找一份对口的工作，而她非要再次报考公立电影戏剧学院，还依据文森的经历创作了电影短剧本《纽约的故事》，作为实践成果送交报考学校，最终在全美大学生奥斯卡影视大赛中获得最佳剧本原创奖，圆了自己的电影艺术之梦。

同样面对来自家庭的逼迫的压力，“琳达”却不同于“文森”，她刚倔、勇敢，敢于挑战家长制的权威，无论母亲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守初心，竭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她的故事结局虽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在她与母亲顽强抗争的过程中，同样

也受过伤、流过泪、煎熬过、疲惫过、委屈过。事实上，“琳达”和“文森”的故事就是中国众多青少年成长的缩影，他们都是在封建家长制禁锢下长大的一代。这种专制的家庭教育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念相违背，极易抹杀孩子的创造精神与个性，破坏亲子关系。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有作为生命个体应有的情感、尊严和需求。家长爱孩子，就应该给孩子最深切的关怀，尊重他们的意志、挖掘他们的天性、激发他们的活力、释放他们的能量与个性，拓展他们生命的广度与宽度。“画地为牢”的爱不是“爱”，诚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言：“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天下为人父母者要始终牢记教育始终是以“人”为依归，培养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四、教育焦虑过盛，母爱悲情触人心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著，贾昊翔译2017：123）这段出自《论语》的话语曾被视为中国传统教育最理想的模式，不急不躁，学生自然而快乐地接受教化，是中国传统教育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教育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幼儿园教育小学化，课外辅导产业化，出国留学低龄化，今天的中国家长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再也无法如过去那样有着“闲庭信步”似的淡定，他们时刻绷紧神经，唯恐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相互攀比、激烈角逐的过程中，教育异化成了一场游戏，以分数、排名、能否进名校来论输赢。“抢跑”式的中国式教育实质上投射的是家长们内心对于教育的严重焦虑。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教育环境不平等，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就业形势严峻，社会在不断压缩平凡者的生存空间，逼迫家长不得不竭尽所能，孤注一掷。小说中，“惠萍”让年幼的“文森”赴美留学；“辛洁”逼迫女儿“琳达”放弃自己喜爱的影视专业转学经济管理；“苏珊”的父母从小到大苛求女儿进“重点”，读“名校”，这一幕幕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家长的爱子心切，也同样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家长对于教育的过度焦虑以及过度焦虑背后所潜藏的危险。

以小说中的人物“辛洁”为例，她移居美国多年，虽深受美国文化洗礼多年，但依旧秉持中式传统的教育观念，一生为一双儿女操劳，完全没有自我，将培育教养儿女视为她毕生最重要的事业。为了儿女的未来，她不远千里只身赴美为子“奔藤”打前阵、即便负债累累也要供养女儿读名校、宁愿夫妻两地分居也要守护在儿女身旁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作为母亲，她无疑是伟大的，她无私、果敢、坚强，母性的光辉在她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是，在她的人生字典中似乎鲜有“快乐”二字，她终日因各种生活琐事而惶惶不安，为儿女操心，为丈夫担忧，为钱发愁。大卫·伯恩斯坦曾强调：“作为一种消极情绪的‘焦虑症’长期存在或积累是有害的，不仅使躯体产生生理障碍，还容易引起精神障碍，如广泛性焦虑、强迫障碍等……”（徐梅2017：154）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辛洁”晚上经常失眠做噩梦，白天精神不济又影响工作，学贷的重压让她透不过气来，一次下班途中开车因精力涣散而酿成车祸，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来自教育的恐慌与压力让“辛洁”焦虑万分，让她的一生

都背上了沉重的负荷。“辛洁”为成全儿女而过度牺牲自我的确让人感动，但也让这份伟大的母爱染上了一丝悲情色彩。

“辛洁”的“悲”首先在于她进行了自我道德绑架。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定义的“中国母亲”就是一个大写的圣人，一旦为人母，一个女人一生的意义就是教养子女。即便是像“辛洁”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也无法逃脱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束缚，她们将自己视为子女命运的“守护神”，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充当“保护伞”，尽己所能为子女的成长保驾护航，孩子的未来也就是母亲的未来，所以自古就有“母凭子贵”之说。作家林徽因在有了女儿以后曾说过：“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花可以自顾自地美好，而树要努力生长，留下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母亲，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责任。基于道德与责任的认知，我们便不难理解“辛洁”为什么会把生活的全部重心放在了家庭和孩子上了，而这恰恰就是造成她焦虑的思想根源。“辛洁”没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将自己的人生与儿女的人生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冒险，她就如同一艘漂浮在大海上失去了航向的船，生活中的任何风浪都可以将其倾覆。所以当儿女没有实现她预期的教育目标时，她的精神是几近崩溃的。她不仅自己感受不到幸福，儿女们在其忘我母爱的重轭下也同样痛楚。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辛洁”对女儿的教育期望落空时，她便将自己对现实不满的负面情绪传递给了家人。她失望、懊恼、压抑，经常情绪失控，与家人发生冲突，本应温柔体贴的她，变成了焦虑严厉的形象，使得夫妻和亲子关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影响了家庭的和谐。

其次，“辛洁”的“悲”还在于其狭隘的人生观，她一生为名所累，为利所缚，不仅勒住了自己，也困住了子女。古人言：“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常宜放眼量。”为人处事要有长远眼光，不能被眼前的繁华与虚荣所迷惑。“辛洁”一生执迷于名校梦，可是名校毕业后，人生的目标又在哪里呢？找到了好工作，人生不还是要继续下去吗？读大学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拥有名望、财富也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过程的体验远比结果要来得重要。这一点在小说主人公“文森”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从他失足到他再次圆梦哥伦比亚大学，他经历了诸多困苦，可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反而成就了他，他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成熟、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优秀青年。季羨林先生在谈及人生时说道：“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美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辛酸苦辣都经历一番，人生才有大美可言。更何况，漫漫人生充满无限可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史蒂文”虽无缘名校，但是人生照样绚烂，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踏实、肯干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琳达”没有跨入电影名校，但是上帝又为她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存在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任何人都无法预见未来会怎样。在这一点上，“辛洁”就太过于自信，她总以为自己能掌控儿女的未来，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她自己。

可见，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辛洁”悲情式的母爱呼唤更多的中国母亲从迷惘中觉醒：不要让母爱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成为子女人生道路上的羁绊。爱需要智慧，更需要艺术！

五、结语

小说《藤校逐梦》以贴近现实的手法叙述了新移民家庭孩子追逐名校梦的艰辛历程，意在阐述家庭教育与人生的重大关系。为人父母者若能明教育之真意，循教育之规律，执教育之良法，必能成就子女幸福人生。然而，不少家长教子无道，亲子无方，其不当的教育行为终将孩子引至错误的人生方向，贻害孩子一生。《藤校逐梦》中，“读书只为稻粱谋”的价值观错位、“画地为牢”的道德捆绑以及因过度焦虑而引发的非理性的教育癫狂，充分反映了当下中国家长对教育本质认识存在严重的误区。“教育植根于爱”，真正爱孩子，父母就需要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有敢于让雏鹰折翅的狠心，唯有如此胸襟与视野，花儿才能绚丽绽放，雏鹰才能翱翔于蓝天。让孩子们自由、大胆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去走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才是家庭教育的正途。

参考文献

- 郝德永，2006，〈新课程改革：症结与超越〉，《教育研究》，第5期，页25-28。
- 黄宗之、朱雪梅，2018，《藤校逐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 孔子著，贾昊翔译，2017，《论语通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李毓秀著，颜兴林编译，2015，《弟子规》，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徐梅，2017，〈子代教育焦虑漩涡中的母爱悲情——《虎妈猫爸》《小别离》对子代教育焦虑问题的反思〉，《名作欣赏》，第30期，页154-156。